

【发郊】与郊书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5891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58910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King Wu of Zhou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
Character:	King Wu of Zhou Ji Fa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
Additional Tags:	发郊 - Freeform , 姬发 - Freeform , 殷郊 - Freeform , 姬屋藏郊 - 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31 Words: 3,410 Chapters: 1/1

【发郊】与郊书

by [phroah](#)

Summary

一封遗书

炎夏灼灼，烛火荧荧，你厚实胸膛被那黄铜神像洒上一片粼粼碎光。你吐息滞重，眼目迷蒙，我仿佛得见你皮肉之下藏着另一个襁褓中的你戚戚地哭。你是那么的不确定，浑身流露着自残式、认命般的绝望，仿佛你只留下这一副复制的躯壳来人间讨苦，而你的本质早已不知飘摇何处。

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by [phroah](#)

殷郊谨启：

云飞泥沉，金烁兰灭，玉音不嗣，瑶华莫因[注1]。我疾久不治，恐时日无多，与尔此书。

套语止此，你我便罢了如此形式。我有许多话想与你说，不妨一一叙之。

我到朝歌做质子那年不过总角，彼时你就长得较齐岁之辈高大，又持太子之衔，我不免些许畏你。是日我念及故乡，演武后平卧于园中望月。月色如一袭水衣，它罩你而来。你年少、蓬勃，有如花叶上一滴颤动将落的露水。我欲起身向你行礼，你却扯我衣襟一同躺下。你问我，是否在思家？我答是。你拉起我一只手，将我五指分开对准那月亮，又用指尖一一擦过我指缝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现下从你手中流下的月光，正是你家乡的月光。”我看看手，又看看你，听到你继续讲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被我手抓过的月，那便是父母给的月；父母给的月，即是家乡之月了。

我没回话，只接着听你说。你谈起殷寿，称他威猛骁勇又恤民如子。我不熟悉他，然而你吐露“父亲”二字时，头顶伴月的星辰都不及你双瞳闪耀。世人拜女娲、拜炎黄，官宦拜天尊，你拜天子，因他是你父亲。我想，若在这九州之上开堂建庙，你一人的信仰便够那殷寿无功而封神。莫责怪，我绝无辱你之意，如今想来，我憧憬殷寿十之八九是受你影响。你若以为我在怪你盲信，那便是我们两人一同愚钝盲信了。

家乡之月。我从未觉得你那些诡辩有理，但每当你近我身旁，我便会想起那夜露水般的你和月亮，久而久之仿佛你成了我的家乡。伊始我思你、念你，后来我便想护你。你是活泼不受拘束的性子，喜射御，好剑术，偶习乐数。殷寿常遣师长教习我们舞剑献礼，你要起剑来总不愿听任乐师节奏，说要尽兴，像在自创某种疯癫舞步。我一笑你你就用剑鞘戳我，知我哪里怕痒就戳哪，最后害我与你一同被师长责骂。我们被罚蹲，背上绑有沉甸甸的石袋，我见你累得满头晶莹汗珠，却不肯松懈一分，嘴上还絮聒：“父亲定然也经历过的。”

你与人宽厚，亦为人所敬，恐不知质子间诸多虞诈勾连。是时常有人欺我，辱西岐农耕肥臭，又怎知粮乃天下之本？有你在时，众人不敢过于造次，我也借你庇荫安宁许多。回念往日，我年少虽与乡愁常伴，心无旁骛争做英雄之志倒是一尘不染，这也多得益于你。殷寿曾言我与他像，我想，除了模糊难解的野望，便是其在你纯然衬托下的低俗使得我们愈发相近。

伐冀之年，我二人少年心性、意气正盛，殷寿善诱人心，于冀州城下令苏全孝毅然自戕，士气大振。你扬鞭策马，回眸望我，眼中熠熠宛若燃着赤子之火。刀刃入骨，遍野嚎哭，我却只怜你诚挚生错了地方。你不知后来我多想回到从前，因你虔敬的魂灵、坚韧的神魄，尽数在那不久之后碎掉了。

姜公来访，殷寿于殿内唐突杀人，那时我便已对他本性略知几分。姜公遂出逃，殷寿命你我寻回封神榜，我却于女娲庙巧遇四伯侯密反。而后你也知晓，殷寿逼四伯侯父子相残，我极力保住父亲性命，你极力护我。事情可谓一发不可收拾，姜王后以死劝谏不得，你深夜前往鹿台欲除狐妖，却中计伤及殷寿。他不听你解辩，我为救你将你匿藏于庙中。

我已然确信殷寿根本不顾及他人生命，困囿于权力欲望，早失天子之格。可我忧心你，我忧你无法承受这事实，忧你廿载立命之本被他碾毁。我知你在等他悔悟，等一个乌有的奇迹，等你信仰中那个虚构的父亲。你又一次如年少时花叶上将落的露水，可这花并非开在月下，它生于悬崖，你若坠落便是粉身碎骨、万劫不复。我又当如何？偶得机会我趁夜色过来陪你，你抱膝坐于女娲像前，声音嘶哑：“姬发，我为什么没能杀死狐妖？如若我杀死了那狐妖，如若我没将苏妲己带回朝歌，如若当时见到她我便杀了她，如若……”你想不到还能自揽何种罪责，停下此番假设，片刻后继续道，“父亲他……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了……？”

炎夏灼灼，烛火荧荧，你厚实胸膛被那黄铜神像洒上一片粼粼碎光。你吐息滞重，眼目迷蒙，我仿佛得见你皮肉之下藏着另一个襁褓中的你戚戚地哭。你是那么的不确定，浑身流露着自残式、认命般的绝望，仿佛你只留下这一副复制的躯壳来人间讨苦，而你的本质早已不知飘摇何处。我无比慌乱，我抓你手指，捏你臂肘，几近疯狂试图确认你还在这里、还在我眼前。你总要问我那时我在想什么，如今我诚实答你，这就是我当时所想的。

我碰你，你不动作、不回应，于是我吻你。你惊愕望我，总算将目光从神像移至我身上。你碎发蓬乱一如火丛，喉结滚动一如将破茧的蛹，良久你才握我手腕问我做什么。我说，我恳求你，为你自己而活，你若不愿，可否为我而活？你不再言语，抱着我任我亵渎。我咬你、舐你、吃你、喝你，你未曾落下一滴眼泪，只慈悲如铜像，那样毫无排斥地接纳我，仿若你是空的。我也曾问你，那一刻你又在想什么？你说，你觉得我难过得要死掉了，你不想我死掉。殷郊，殷郊，你何其残忍，你怎能自寻毁灭的同时又盼我生存？

天遣降世，比干剜心，狐妖与殷寿一同现形。你对他歇斯底里、表尽真情，“父亲”二字重

如铁石，你却将它吞了嚼了咽了化了，用你那颗滚烫的心将它炼成补天之石。他命人捆你、咒你冤你，他何止剜比干一人之心。我见你就知，你胸中那片天已是塌得重归混沌，你毫无他想，一心向往终结。可我不允，我不允！

然我无能！我怨盘古开天地，我怪女娲以泥造人，她造人也便罢了，为何偏要造一颗人心？造心也罢了，她怎能给你那样一颗清凛乃至不容于世的心！我更恨殷寿，我欲将他炮烙菹醢、轘裂凌迟，让他遍尝他自己所构想的全部酷刑。不，这不够，我要毁他，我要绝其心性、斩其欲望，我要让他活着枯竭。他要天下，我便夺他天下；他要称王，我便代而诛之！

我拼死重返西岐与父亲会合，方得知家兄亦惨遭毒手，朝歌又传来殷寿不死之耗。我虽从未小觑鬼怪之力，也不曾料想其竟能使人起死回生，更知邪魔作祟、此战难赢。实不相瞒，若非姜公不久便带你前来寻我，我怕是要为复活你而问妖求魔。我与父亲统军抚民，炼铜冶铁，为灭殷商、兴天下做足万全之备时，你还来。你颈上那道惨烈血痕仿佛不是你的，它是从我身上被撬下来、贴上去的，它是属于我的项圈，纹路沾满血污，青铜铭刻罪责，它永远囚困我，永不停歇地警醒我：我没能护你，你曾死过。

你眼中的热切也死去了。你修了仙得了道，悲悯内敛一如从未年少；你称我为天下之主，叩我拜我好似你我从未心交。在你面前我成了最软弱的懦夫，我躲你避你，以君臣之礼待你，赐你金皿玉琮、美女骏马、丝绢锦罗，然堂堂至德真君殷元帅，除此之外我还能给你什么？

大战在即，我夜不能寐，踟躅园中，巧遇你闭目仰卧，正吹袭夜风。经年已过，月色却仍似初识之时阒静若水，沿你更饱满巍峨的躯体缓缓流溢，衬你肌如金贝莹彩璨璨，仿佛月亮是从你身上偷的光。我怎么忍心离开？我尽可能轻巧靠近，碎草随我脚步榨出幽幽甜香，窸窣微声宛若爱人轻语；它足够轻，可它诉说的爱又足够重，终究还是将你惊醒。你慌乱如幼狸，我几乎得见当年月下的自己：蜷起膝盖腰腹施力，状似弹起，而后立刻俯首屈膝，害得我跑向你才来得及阻拦。我拦住你肢体，却拦不住你唇齿，你唤我“王”。我恼怒喊你姓名，这次你跪下了，你跪着叫我的名字：“姬发……”

我有多久未曾听闻你叫我名字，殷郊，你知悉吗？你计过吗？我计过的，两千一百三十一日。可你跪在那里，你的膝骨为谁而弯？你的尊严为何而折？我压你双肩令你躺回去，装作我们还能如年少那般无知。我指着天上那冷酷无情、不言不语观你受苦的圆轮，对你说，这才是真正属于西岐的月光。而后我又效仿你当年，捉你的手，将你五指一一分开，问道：“你现在认为这是朝歌之月了吗？”

你手如花朵枯萎，收拢、落回，遮住你的眼目。你不回话，我俯身轻啄你指尖，在你耳边替你作答：“这当然不是朝歌之月，殷郊。你抓过的月是属于你的，而你不属于任何人。”我见你蹙眉握拳、骨肉颤动，思虑你修得的仙气道法究竟去了何处。我开始吻你，沿寻月光行进的足迹，最后环着你颈上一圈疤痕止不住啜泣。你总算肯回应我，你说，你对不起我。天知道你在想什么。

“姬发，对不起……是我害你兄长，是我害黎民百姓，是我——”我尚能何为，才能阻遏你那连连妄语？你修仙问道究竟习得什么？你怎偏要将世间万般苦难盛放在你仅此一颗的心里？为何连死亡都无法让你认清，你该为自己而活？天河移转，疾苦无穷，你可知世人为何拜女娲？因她不再回应愿望，因她不再满足欲求。你又当自己是何方神圣，竟要为这浩瀚灾厄全然负责？我别无他法，只得向你命令，若要赎罪便活下去吧，为我活下去，殷郊要为我姬发活下去。

大战即发，兵戎相接，顷刻尸骨成山，河海喋血。然我西岐将士骁勇无畏，更有众天兵相助，一路征牧野、踏朝歌，终得成翦商大业。我重立封制，还师迁都，安抚殷民，兴废继绝。而今虽谈不上昌隆盛世，却也民有所居、家有所作、人有所食。许是天怜我姬发，使命得成便予我纾解。我自知命数将尽，然家兄得封紫薇，家父夙愿业已功成，我心中挂念

唯独余你，我放不下你。

落笔此书之此刻，恰是月悬之时，想来你该已入梦。我知你已助我完成伐商天命，随时可归天修行；我又知你不愿离去终是因我，你虽不曾言说，但我能读你不懂欺诳的眼眸。自我卧榻以来，你寸步不离，日夜相守，恨不能替我病痛、担我折磨。若不是近日我强撑精神，恐怕难寻时机写下此书。

书及至此，已是罄竹乖缪赘语。姬发不愿做临别惺惺之人，我亦不知此一生功过荣辱，天道是否允我列仙封神、与你相伴，我自是怀抱诀别之心留言与你：殷郊，你深仁厚则，已为茫茫苍生拼得沉沉福祉；你侠肝义胆，又助我赢来浩浩盛世；而今我将离去，我尽此生你我二人之情意留下此番恳求：请你为自己而活。

你爱巉岩便去攀它，你爱清溪便去饮它，你爱朝歌便离开镐京，驰马归家。你若爱我，便寻个良日提壶美酒，对天啜饮。你可忘我，可忘民，可忘天下，唯独不要忘了自己。殷郊，你该知我心。

弦月在天，长离别矣。会见之期，邈无日矣。援笔揽纸，涕泗横集。[注2]

姬发书

End Notes

注1：出自《与王少保书》

注2：改写自《与周弘让书》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